

无锡革命史料选辑

第五辑

中共无锡市、县委党史办公室
无锡市档案局 编

无锡革命史料选辑

第五辑

· 内 部 发 行 ·

中共无锡市、县委党史办公室
无 锡 市 档 案 局 编

封面设计 陶士范

本辑编辑 万晓梅

杜松

无锡革命史料选辑

第五辑

无锡市太湖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插页

字数 100,000 印数 10,000

1985年9月印 工本费0.70元

• 内部发行 •



冯金妹烈士



陆萍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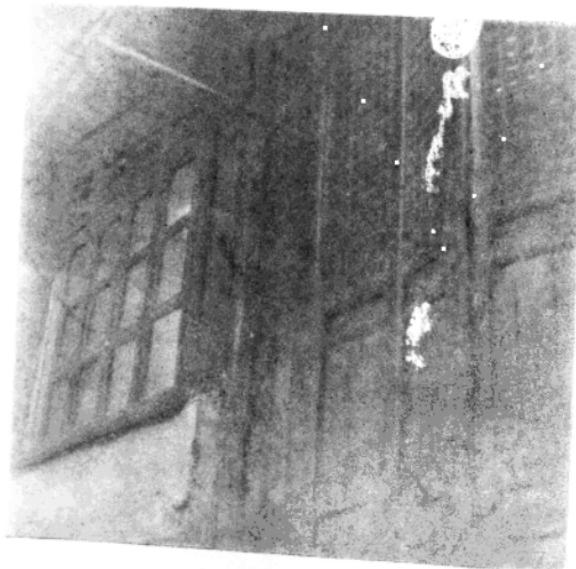


荡口刘潭桥。一九四〇年十月，无锡县农民抗日协会
成立大会在此召开

严氏试馆旧址（摇车湾三十号）



中共东路特委机关旧址（棉花巷廿一号）



无锡革命史料选辑

第五辑 一九八五年九月

目 录

•文献资料•

- | | |
|---------------------|--------------|
| 问无锡青年..... | 大鱼(王昆仑)(1) |
| 农村破产与商市之关系..... | 包厚昌(3) |
| 国历元旦已过 废历除夕即又临..... | 过鑒清(4) |
| 丝厂童工生活..... | 友松(过鑒清)(5) |
| 从盘串想到其他..... | 苍卜(包厚昌)(7) |

•专题调查•

- | | |
|---------------------------|---------------|
| 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无锡县党部..... | 朱星鹏(9) |
| 黄土塘战斗..... | 邵荣春 董德范(19) |
| 无锡地区抗日民众团体简介..... | 许海泉 廖志镛(25) |
| 无锡人民抗日自卫军..... | 庄祖鑫(33) |
| 一九四三年中秋节马迹山反“扫荡”战斗始末..... | |
| | 甘霖 朱月琴(45) |

•回忆录•

- | | |
|--------------------|-----------|
| 回忆锡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 | 赵建平(56) |
| 从抗日保家到参加“江抗”..... | 张卓如(61) |
| 可敬可贵的女青年们..... | 陈枕白(72) |
| 回忆锡北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 姚家仍(75) |

筹组县自卫会和开辟渭黄地区	钱冰	(78)
抗日战争时期锡东的财经工作	朱如言	(84)
一九四二年锡北反“清乡”斗争	江革	(90)
火花——创办《农村文艺》回忆	陆兴祥	(99)
虎口余生 继续前进	秦伟	(105)

·革命斗争故事·

查桥除奸	包亚平	(110)
新年的特殊“礼物”	李广平	(112)

·烈士传略·

怀念冯金妹烈士	诸俾	(115)
回忆薛文荣同志	宿士平 吉菊萍 邵蕴烈	(122)
陆萍烈士小传	万晓梅	(135)
陆萍给弟弟的一封信		(138)
忆陆萍	董大光	(139)

·革命遗址介绍·

严氏试馆	朱显鹏	(143)
东路特委机关旧址	董德范	(145)

·小资料·

禁止砍伐树木 提倡植树运动		(44)
歌词 参加新四军		(71)
新四军太湖纵队挺进无锡城郊		(77)
敌拉夫修筑公路桥梁 三千余民众予以拆毁		(89)
诗 老油条颂		(109)
党史之最		(142)

问无锡青年

大鱼（王昆仑）

（一）、现在我要诚惶诚恐大声疾呼，问一问我们聪明俊秀奋发有为的无锡青年：

你是不是常听到人家赞美你的故乡是一个现代中国进步的名区？你是不是也常觉得你的故乡是怎样地值得夸大！农产是怎样的丰富，工业是怎样的发达，交通多么便利，风景又如何优美，你希望不希望把它造成一个新中国的大城？你爱不爱这东方的日内瓦？

可是，朋友，每天游历着“粪缸陈列所”的街道，你觉得很美观？日夜听着那十几万机器奴才的厂工在啼饥号寒，你不觉得嚣烦？成年看见那河边城脚挤满了“天生贱种”的江北“猪猡”，你不觉得讨厌？同时，或者离你很近的、有一般饱暖淫欲坐待“寿终”的享乐阶级，你觉得是嫉恨啊，还是艳羨？

聪明的无锡青年，我要问你，你有着这样的一个故乡，你对它，预备做一个率由旧章，永绍箕裘的肖子贤孙？还是要把它打扁捶圆、涤陈荡腐，重造一个神奇的新境？终不成你打算早晚远走他乡，把它丢开不管？你每天生活在它怀中的孩子们，到底要怎样啊？

（二）、聪明的无锡青年，你不是读过三百年前顾宪成、高攀龙的传记吗？可是现在轰动全国的无锡宠儿是王赓将军（注）！这是同样一块土地的光荣，这竟是我们无锡对于今日之中国的贡献。

上海的青年战死在日军炮火之下的有一二百，南京青年组

织铁血军助守吴淞，杭州的青年饿了肚皮拉黄包车挨门挨户地募捐，常州的女学生要每个人亲手为战士们做一件棉背心，而平时沉醉于跳舞场的上海摩登小姐早都变成了后方办事处的裁缝和伤兵病院的看护妇，北平燕京大学的某学生为了上海撤兵而自杀……我们应该怎么样？

现在，敌兵在我们的邻境，炮舰布满了沿江，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不定那一天被敌人占领了我们的田庐，残杀了我们的兄弟；不定那一天被人暗中拍卖了我们的家，我们应该怎么样？

(三)、聪明的无锡青年，你没有听到许多人在讨论吗？是他们说，十九路军是广东人，虹口一带和日本人格斗的老百姓是广东人。为了保全他们的财产而主张讲和的是在上海的江浙资本家，为日本人当汉奸的都是江北人，你没有听到日本人也在说吗？他们不是和中国人打仗，他们只是和广东人打。

此外，还有一种关于政治的理论，说是中国的革命运动每次都先由广东出发，及等推进到长江一带，尤其江南，就必然使那革命急流突然低落。例如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和民国十五年的北伐都是一到定都南京，就立刻衰败了，原因是那新兴的强劲的革命气息禁不住江南淫靡之气的腐蚀，这六朝金粉南国风华的江南竟永远是一块败国亡家的绝地呢。

我们软弱的江南人听着，起来！无锡的青年看一看：今日之世界需要怎样的中国，今日之中国需要怎样的无锡，今日之无锡又需要怎样的青年！

注：王赓，国民党军官，无锡人，“一·二八”后因探视其妻，在进入上海租界时被日军逮捕，即向日投降。

(原载1932年3月17日《人报》)

农村破产与商市之关系

包厚昌

帝国主义者的生产过剩，急欲向国外去找市场，而我国海禁早已开放，无疑地，这是他们推销过剩产品绝好的对象了，所以我国海关入超，年年有数万万元之巨，况米麦棉纱都占首位，因此我国的农产品，受洋货的倾轧，价格贬跌，农民们得不偿失，而租税却未见减少，兼以近年来水灾旱灾的频发，影响尤大，同时农村副业，也被机器工业摧残无余，世界经济的衰落，丝市一落千丈，农村蚕桑也随之没落，试想处此极度不景气的情景之下，农村安不破产吗？

农村的破产，使整个农民，入于生活不安定的状态，灾区之内，以树皮草根果腹者，比比皆是，妻离子散，流离失所，亦屡见不鲜，就是比较好一些的，也只不过能勉强维持生活的现状而已，他们衣食住用的东西，如能省得的，都莫不以节俭为是，总之，他们都是过的苟延的生活，所以他们的购买力是非常薄弱的。

都市的繁荣，商市兴盛，都是建筑在农村经济上的，一旦农村破产了，乡村经济崩溃了，农民的购买力消失时，商业就失其兴盛，都市繁荣的面具，也难维持，以致大都市里及内地的银行钱庄的倒闭，工商商店的收束关门，造成了整个工商业的不景气，生意清淡，市面萧条，这里我们能引证到农村的破产，可影响到商业的繁盛。不过，我们的结论，应当是商业的衰落、农村的

破产，甚至整个社会经济的不景气的原因，是帝国主义者用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不同的手段侵略限制了我们不能向繁荣的路上前进，所以复兴农村，振兴市面的第一要图，还是向帝国主义者进攻！

（原载1935年8月9日《人报》「店員國地」）

国历元旦已过 废历除夕即又临

过鉴清

西洋人常说：“中国人是具备两重人格的，什么都要顾到，而尤其是知识阶级。”的确，我们中国人的头脑特别繁复，就是日子，也得记上二个，譬如说国府早已三令五申的废除阴历，以阳历作国历了，可是，事实上阴阳并用，或者还是依然用阴历，所以一般人既要过国历年，又要过阴历年，而尤其是知识阶级，他们在年终的半个月前，早已在筹备过国历年了，分发贺年片，购买礼物，忙得手足无措。

国历新年终于到了，各机关、各团体、各大商号，都休假三天，辛劳终年的小职员们，得以在这短短的假期里，舒展他们的筋肉，过三天安适生活，有产阶级者更可以在这个时期，呼亲呼友，大张筵席的来作乐一下，他们是欢迎国历新年的，同时也欢迎废历新年的，他们恨不得一年之中，再多几个新年，那么，岂不是更可以享乐吗？

国历新年短短的三天假期在阴风凄雨中消逝了，小职员们依然要回到他们的牛磨上去，做那劳苦的工作，优闲的有产阶级者，他们一面在叹息着国历新年易逝，同时又在欣幸着废历新年

的将要来临，于是他们又开始筹备怎样度废历年了。

在农村，农村的劳动者们，他们根本不知道有所谓国历新年，他们只是在恐惧，恐惧严冬的来临，身体的冻痛，他们只是在忧虑，忧虑阴历年终的就快要到，地主的租米、债务、商店的账目、借款，都交迫而来，眼巴巴地看到仅仅收获的几石糙米，在不久的将来，一粒粒的要进人家的袋口子去了，恐怖的日子，要不客气的加到他们的头上，所以他们要开始惊忧了。

农村是这么萧条，农民们的生活，是如此地艰困，自然他们过一个年头还不容易，那里会想到两个新年的乐趣呢？

北门城内外的一带街市上，将要开始涌挤了，糖栈茶食号，山货行，纸马店、酱园槽坊和一切的商铺，都已趸进了大批的货物，预备着主顾的购买和选择，资产阶级者将要使他们的奴仆背负了大大小小的包扎，回去过年，蒸糕、送礼、做寿、忙个不了。

国历新年在知识阶级的庆贺声中过去了，废历年终，将要毫不留情地驾临人间了，小商人仍在愁着年终托营业。没有把握，贷款难于清偿，现在他们要开始移东补西的筹措了，农民们更无用说得要格外困迫了，只是资产阶级的人们，在欣幸着，跳跃着，欢迎废历年终的来临。 （原载1936年1月5日《人报》）

丝厂童工生活

友松（过鉴清）

在工厂里当童工的，该是奴隶下的奴隶，劳苦大众的最下层了，他们把未曾发育完全的身体，交给雇主去使用，在她们简单的脑海里，只知道工作和吃饭，简陋的家和庞大的工厂，便是她们

的世界，这世界以外还有些什么，她们是不会知道，而且也没有机会知道的。

当她们的年纪刚到十岁的时候，爹妈便忍心把她们送进了工厂去，觉得这样才可省了家里一份粮，或者还能多余几个钱回来使用，她们的命运，便这样决定了，从这时起，她们做了童工，受厂方的督促，永远吸不着自由的空气了。

工厂的规律万分严峻，谁有过失便要受到罚扣工资，或皮肉受打的痛苦，她们每天战战兢兢的立着工作，无论如何手酸或脚痛，非到规定时间，决不许有休息的机会，她们想到了管理者手中的木棒时，始终不敢停一停手，躲一躲懒的。

可怜的孩子们，一天到晚象闭在笼子里的小鸟，除了做工，衣服污了不知道洗，出了汗也不想洗浴，走到人的前面，会嗅到一阵酸臭的味道，这味道与“幸福的儿童”身上的香水气绝然不同。

她们唯一的希望是发工资日的到来，这一天可以欣欣然地领到几块汗血工资，除了整元以外的零星铜子，她们可以大胆地去买久已想吃的东西，回家去决不会受妈的责骂的。

她们也很渴望一月一天的停工期，这一天可以暂时离开了可怕的工厂，自由自在地玩一天。但有更可怜的孩子们，因为家里太穷了，不愿放过可以赚二角多钱的机会，她们的妈妈，含着泪又送她到了另一个不曾停工的厂里去赚现工钱，断送了她仅有的一天。

天堂里的孩子们呀，你们几曾梦见社会的另一角里的孩子群，她们被生活压迫得透不过气来，当你们好梦正甜时，她们已老早的在做工了，你们有父母师长温存的抚爱，但她们受到的，却

是管理者凶恶的打骂，你们在课堂里有极好听的歌声，她们却只有轧轧的机声在震颤心弦，可怜可怜吧，这奴隶阶级的童工群，儿童幸福会不要单替有钱人的孩子打算才好。

（原载1936年3月20日《人报》）

从 盘 串 想 到 其 他

苍 卜（包厚昌）

盘串，是很生疏的名词，它最近才呈现我们的耳边，而且它和我们无锡的民众有着切身关系，因为所“盘”的“串”，就是我们无锡全县的地价税啊。

为什么要盘串呢？据说因为要整顿田赋舞弊，增加国库收入，解除民众痛苦，所以在这次新旧田赋主任交替的当儿，将历年所有的存余粮串，彻底盘查一下，以明究竟，而且很严密的组织了一个盘串委员会。

当然，这一举，可说是我们锡地革除田赋人员舞弊的先声，无锡在过去任职田赋处的职员，其中不免有昧着良心，把农民大众的血汗，来装饱自己私囊的事，而且民国以来，这种黑幕，还堂而皇之的存在着，从来没有人物究过。这竖起“革除田赋舞弊”大旗的盘串委员会，竟能在这种乌烟瘴气的时代里面成立起来，我们不能不说这是破天荒的创举。它在田赋税的整顿工作上值得大书特书的。

盘串委员会既设立了盘串处，就招考了十几位盘串员，担任盘串工作。盘串的任务，是细心地将存余粮串的税额盘算，就是要求出一个总的数目，是不是和移交的相符。至于我们的生活呢？在名义上虽然可以说是荣耀的（？）临时公务员，但实际上简直还不

如一个普通的工人，每天弯着背不能动的坐着，手不止地在算盘上拨动着，那从陈串中发出难嗅的霉气一阵阵冲向鼻孔中，真叫人难过得要命，若这样长期的干下去，即使不成肺痨症，至少神经上要受到重大打击，甚至变成一个驼背！更因盘串工作“情形特殊，”所以夏天就是热度超过九十度和逢到什么纪念例假的日子，我们仍须照常地工作，而且要加紧工作着！所以尽你汗流浃背，热到透不过气来，那是不能向谁诉说的，还有平时生了病或有要事，请假是有问题的，没有办法，只有出之旷职一途，别的倒也没什么，不过到领薪的日子，在每月十六元钱中是会少了几角的，唉！这个被雇用的临时公务员，是够可怜了，怪难做的，所以我们的生活，可以拿“苦干”两字来表示它，是很恰当的。

在盘串的时候，很能引起我的感想，无疑的，田赋的所出全是农民大众负担的，一张张的粮串上，全是溅满了农民大众的血和汗啦。照赋税的原理讲：取之于民，应用之于民，但是被迫取得财政最主要来源即：田赋在农村里，有什么建设呢！农民们得到什么实惠呢！咳！他们是终年累月的在苛捐杂税的压迫下和高利贷的榨取下，在小商人各种买卖的剥削下生活着，他们只有“尽纳税的义务”而见不到“应享受的权利”，所以若要问农民们每年所纳的田赋到那里去了呢？那就无法解释了。不过至少我们能觉得官吏的舞弊，也是危漏原因之一，那些平时过着阔绰生活的大人先生们，他们始终没有反省到那挥霍如土的钱，是无数农民大众的血和汗啦！我们不知他们怎样对得起被迫着卖完了吃饭的谷子，饿着肚皮典质了衣被而完粮的农民大众啊！就是我们为农民们设想的盘串员的收入，也不是出在农民的身上吗！

（原载1936年10月10日《人报》双十增刊）

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无锡县党部

朱显麟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随后，在孙中山先生的主持下，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中国国民党于广州举行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从此，国民党锐气振作，党员聚增，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各级组织纷纷建立。在国共合作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在中共无锡独立支部的推动下，一九二六年七月四日，国民党无锡县党部也正式成立。本文拟就大革命期间的国民党无锡县党部筹建前的活动、创建经过和与右派的斗争等三个方面作一简要叙述。

无锡地处沪宁铁路中段，工商业极为繁荣，文化教育发达，思想交流、传播相当频繁。由于帝国主义的残酷压榨，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民不聊生。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国民革命的呼声渐趋高涨，反帝反封建斗争持续不断。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不久，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指导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党务）即秘密成立。以秦毓璽（即秦效鲁）为代表的无锡一些老国民党党员与上海执行部加强接触联系，进行活动。同年五月中旬，经上海执行部批准，国民党江苏临时省党部在松江成立。由孙中山先生委任，朱季恂、秦毓璽等七人为执行委员。此后，秦毓璽在无锡积极从事国民党工作。

无锡县立通俗教育馆巡回演讲团甲组演讲员杨锡类（武进人）曾参加救国五七团、无锡协会等进步社团，在城乡频繁进行演讲，传播革命理论，宣传反帝爱国、新思想新文化，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由于工作关系，杨锡类在上海先后同李士林（上海少年宣讲团团员）、顾修、董亦湘（商务印书馆编辑）等中共党员进行接触联系，了解国共合作的形势，加深了对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的认识。随后，他又经常往返上海执行部（位于环龙路四十四号）等国民党组织，积极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二五年初，杨锡类担任私立艺芳小学校务主任。不久，经陈叔璇（即陈明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校内，他和陈叔璇、谈佩言（均为该校教员）组织国民党小组，发展党员，开展活动。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为便于团结广大群众，所以对外均用国民党的名义开展工作。杨锡类在校内先后接待了中共早期活动家肖楚女、李立三（又名李成）、董亦湘（中共上海地委兼区执委会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等同志。鉴于上海军阀统治极为残酷，与各地通讯联络较为困难，因而，上海执行部有时把发行各地的文件、宣传品先运到艺芳小学，再由杨锡类寄往各地。同时，各地也派人先把材料送到这里，后由他转到上海执行部。他